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二十五回 五台山孟良借兵 三關寨五郎觀象

卻說蕭天佑分遣已定。人報宋將揚聲溺戰，天佑披掛上馬，率番兵列下陣勢。對面岳勝先出，舞刀大叫：「香將速退，免傷和氣。不然，自取滅亡耳。」蕭天佑大怒，挺槍直奔岳勝。岳勝掄刀迎戰。未及數合，孟良、焦贊左右衝出，接住番兵交鋒。蕭天佑力戰數將，佯輸而走。六使從旁追及，挺槍刺之，金火進起，槍不能入。六使且驚且疑。岳勝、孟良等催兵而進，被天佑賺到谷口。六使見山勢峻惡，停住馬曰：「眾人且慢追趕，恐敵人用埋伏之計。」良曰：「此處我素慣熟，裡頭乃絕地，只有小路可通雁嶺。番將不知路徑，走入谷中，正好乘勢擒之，如何不進？」六使然其言，率眾趕入谷中，不見番將人馬。六使驚曰：「敵人已有計謀，若不急退，定遭其困。」道未罷，谷口金鼓齊鳴，喊聲大振，耶律第伏兵齊出，將南兵盡皆圍了。孟良、岳勝等拼死來戰，山上矢石交下，宋兵傷者無數。直待尋雁嶺殺出，已被番兵壘斷路徑。山後旌旗亂滾，那一個敢近前！

六使與眾人困在谷中，無計能脫。焦贊進曰：「小將願部兵衝開谷口，救著本官出去。」六使曰：「番兵甚眾，如何抵當？倘傷士卒而無益，不如停待幾時，乘勢或可走脫。」岳勝曰：「寨中不知我等被困，倘若外無救援，內絕糧食，番兵乘疲殺入，豈不坐而待斃！趁今人馬尚強，依焦贊之言可也。」六使曰：「救援之處本有，奈無人通透。此去五台山，一望之地，若得一人前去，報與吾兄楊五郎得知，內外夾攻，則可脫此厄矣。」孟良曰：「本官與眾人忍耐在此，待我裝作番軍，偷出山谷，前往五台山求取救兵。」六使曰：「汝去須用機密。見了吾兄，求他作急而來。」

孟良遂解下盔甲，扮作番人，辭六郎，乘夜偷出雁嶺。恰遇巡營番兵，被孟良一刀斬之，取其鐵鈴，滿營喊去，口內番語不休云：「牢把寨，牢把寨，莫教走了楊都大。」又云：「牢把險，牢把險，莫教走了楊巡檢。」時番營並無猜疑，任從孟良來往。巡至三更，走離嶺外，大踏步望五台山而行。

不消一日，孟良來到山門之下，見一侍者，問曰：「汝師父在寺中否？」侍者曰：「君從何處而來？」孟良曰：「楊六使將軍差遣，將來見楊禪師，有急事報知。」侍者聞是楊家，即引孟良進入方丈中，稟知師父，出來相見畢。五郎問曰：「汝來寺中，有何高論？」答曰：「小人姓孟名良，近歸楊巡檢，鎮守三關。蓋為北番犯邊，本官與其交戰，不期中了敵人之計，被困於雙龍谷，外無救援，糧草將盡，特遣小人來求師父，出力相助。」五郎笑曰：「我出家之人，豈可復臨陣相殺乎？且戎伍久荒，武藝俱廢，縱去亦無益矣。君可往汴京，求救於朝廷，庶不誤事。」孟良曰：「此去京師，程途遙遠，知他幾時出兵？望師父念手足之情，親勞一行，以救眾命，便是活佛出世，萬勿推辭。」

五郎沉吟半晌，乃曰：「去則容易，奈我戰馬已死，少一匹騎駿，難以果行。」良曰：「師父若肯相救，小可即往寨中取得馬來。」五郎曰：「吾所乘騎，最難中意。除非八大王千里風、萬里雲二馬，若得其一，則可前行。」孟良曰：「此亦沒奈何，小人只得星夜入汴京，問八王借得來用。」五郎曰：「若有是馬，當勝番兵矣。」

孟良即辭五郎，逕往汴京而來。不日到京，進八玉府中拜見，道知要借馬之由。八王曰：「別事皆可，惟此二馬，吾看之未飽，豈肯借人臨陣哉？不必再說，決難允許。」孟良悶悶而退，赴無佞府，來見楊令婆，道知六郎被困。令婆灑涕曰：「吾夫君率諸子歸朝中，今只有六郎一人，能承父志，今又為番兵所困，倘若有不測，使我倚靠於誰？」九妹進曰：「母親不必深憂，既哥哥有難，兒當同孟良前去救應。」令婆曰：「汝去最好。邊庭之事，須宜謹慎。」九妹領諾。孟良曰：「請小姐先出汴京，於二百里之外等候。小人今夜往八王府中，偷得其馬，即來相約。」九妹依其言，先自整備，辭母親去了。

只說孟良復來八王後花園，驀地越入。將近黃昏左側，向御書樓邊放起火來。一伏時，煙燄張天，滿處通紅，軍校急報入府中，八王大驚，即令人赴救。孟良乘其慌亂，閃入馬廄，偷得千里風一匹，從後園門，逕跑出城。比及救滅火勢，中軍傳說：有一壯士，乘千里風走出東門而去。人工怒曰：「必是孟良用此計較也。」即令牽過萬里雲，揮鞭趕來，天色已黑。

時孟良偷馬出得汴京城，不勝之喜，不知八王所乘如騰雲霧，頃刻間迨至。孟良正行間，聽得後面如風過之聲。八王罵道：「逆賊速留下馬還我，饒汝性命。」孟良大驚曰：「彼來何速那？」即心生一計：將千里風推落泥澤中，自躲入松林裡瞭望。適八王追趕近前，見馬陷在澤中，笑曰：「此賊莫奈何，生支節推落澤中。且待從軍來到，救起而去。」遂跳下所乘，近前視之。孟良在壘光之下張見，即跨上萬里雲，叫聲：「八大王休怪，吾借此馬，退番兵便送還矣。」言罷，揮鞭勒轡而去。八王悔恨無及。正在懊惱間，後頭隨軍已到，八王知道被孟良詭計脫去萬里雲。隨軍曰：「殿下勿憂，待其救出楊郡馬，必當送還。」八王只得令人救起千里風，復回汴京不題。

將近平明，孟良恰與九妹相會，說知盜得萬里雲馬而來。九妹喜曰：「既得此馬，君往五台山求五哥下山救援，我先去三關俟候。」孟良領諾，逕來五台山見五禪師，告知：「借馬已到，又與九令妹同來教授。」五郎曰：「看你為主，志亦勤勞，當得下山相救。」即點起頭陀五六百人，扯起楊家旗號，離了五台山，到三關與九妹等相見。九妹曰：「六哥被困日久，乘今便殺人救之。」五郎曰：「番兵眾盛，待遣人緝探消息，然後出兵。」眾人然其言，遂按甲而待。

消息傳入蕭天佑軍中，天佑召諸將議曰：「楊五郎救兵來到，此人雄勇莫敵。吾有一計，可使救援自退，宋兵盡死於谷中矣。」耶律第曰：「元帥有何妙策？」天佑曰：「今軍中捉得一邊民，面貌極似六郎。可殺之，以頭懸於高桿，只說昨日被番兵所擒，部下誅戮殆盡。彼若見之，必信而退矣。」耶律第曰：「此計甚高。」蕭天佑即將其人誅之，斬其頭，令番兵懸出陣前，傳說六郎被殺，今以首級號令。

哨軍報入關中，五郎聞此消息，大驚曰：「吾弟遭困，為番兵乘虛所殺，此理有之。」即令九妹出關下認之。九妹連忙披掛，來關下認之。先令軍人前往通知番帥：「若果是楊家首級，即便退兵。」軍人於陣前傳說。蕭天佑得知，令部下獻出轅門與視。九妹看時，見面貌頗似六郎，遂號泣不止，遙指番兵而罵曰：「殺兄之仇，定要報復！」乃回馬入關中，報知五郎。五郎歎曰：「本為來救吾弟，誰想已遭擒戮，真乃楊門之不幸也。」惟有孟良不信，乃曰：「五將軍，此事可疑。當日小人離雙龍谷之時，本官部下尚有許多人馬，即被其殺，豈無一人走漏者乎？此事未可便信。」五郎亦疑信不決。

是夜，秋風微動，月明如畫。五郎披衣出帳外，觀望星鬥，見將星明朗，正照於雙龍谷。自思：「六郎必然尚在。」次日謂九妹等曰：「我夜觀星象，知汝兄無恙。今得一人通知消息才好。」孟良曰：「小可復入谷中，體探動靜。」五郎曰：「得汝去極好。」孟良避辭而行。九妹曰：「孟良既去，小妹亦往左近訪問其事。」五郎曰：「汝去須用機密，勿被敵人測破。」九妹曰：「自有方略。」即辭卻五郎，裝作打獵小軍行至天馬山，路徑叢雜，進入林中，卻有番兵無數來到。九妹轉到後面，見著小茅庵。九妹抽身入庵中。

恰遇庵主，迎問之曰：「汝是何人？獨自來此深山？」九妹答曰：「實不相瞞。小可是楊家女流，蓋為哥哥六郎被番兵所困，今來訪問的實。走錯路徑，遇番人追逼，特投庵主相救。」庵主曰：「此是番邦境界，汝緣何輕進？速卸去弓箭，取道服穿著。」一時間，番兵都趕到庵中，捉住九妹。庵主曰：「是我弟子，在此出家，汝等何以捉之？」番兵曰：「既是出家，緣何帶有弓箭？」庵主笑曰：「汝本不知，我居此山，不時有猛獸傷人，適才弟子出外打獵而回，弓箭何足為怪。」番兵遂放了手，因曰：「汝既能射，必有勇力，若鬥得我眾人過，則放汝。不然，定要捉去，見我娘娘也。」庵主曰：「汝等如何出此言？」番兵曰：「近因南朝孟良過界，偷去驢驕御馬，今下令各處巡視，恐防南人入界。我等疑他亦是細作，故要比試也。」九妹曰：「師父且待我與他比試。」言罷，即出草坪中比鬥。番兵無一人能近之者。番兵鬥他不過，各自回營去了。庵主曰：「且待幾日，我令人探問令兄消息，行之未遲。」九妹依允，就留庵中不題。

